

微信有多大的魅力？说得绝对些，现代化的都市里，一个女性，可以没有丈夫，但不能没有微信。人生最大的不幸，古代：食无肉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夏无风；今天：有手机，无微信。手机孕育微信，微信促销手机，不能看微信的手机就是傻瓜机，就好比 BB 机没有数码显示。

微信里最强大的是“群”。工作群最专一，只有通知之类，而且是垂直型：上级对下级。公司对个人，倚强凌弱，所以最死气沉沉的“群”就是工作群。

退休了，驴友群最多，上飞机还是“黄牛角、水牛角、角归角”的陌生人，下了飞机，坐在回家的地铁里，一群陌生老人之间频率最高的一句话：“加个微信”，互相加了微信，于是都成了“群”众。旅行越多，驴友越多，“群”众越多。老邻居好比老婆，邻居群最少，往往只有一个。同学群最烂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。倘若不幸留过级，又多了个班级群，坏事变好事，留得越多，路道越粗。今天忍不住回头对他跳起

大拇指，铤铤伊：“出道是我早(毕业了)，路道是依粗(留级了，同学多一倍了)。”最贵贵的，留级朋友不会发火，哪怕身价上亿，他笑着怪罪于曾经同桌的她：“她转学了，我就留级了，因为无法抄袭了。”冷嘲需要幽默，自嘲需要胸怀。这自嘲兼冷嘲一再教训我们：智力比学历重要，努力比经历重要。

小学“群”里，家长长短的多；中学“群”里，愤愤不平的多；大学“群”里，坐而论道的多，只要今天发生了一个事件，如同茅坑丢“炸弹”——激起群“粪”，群起而论之，田鸡婆子倒翻腾！田鸡满地跳，议论纷呈，你说东我偏说西，互不相让，不为真理只为炫，炫知识、炫思想、炫个性，就是要炫出与众不同、高人一等。忽然发现争论的焦点原来子虚乌有，于是抵掌大笑。

我替大学同学“群”写了副对联：“谈天说地，从股到金”，横批：胡说八道。微信群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不承担后果的胡说，不承担责

任的谣言，好比网店可以卖假货而找不到东家。倘若在微信群里寻觅真理，如乱麻里寻找线头，终于找着了，船已西移，失去了真理的相对性、针对性，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，真理变成了荒谬。这五年，同学们纷纷退休，应该放马南山，却依然老骥伏枥，坐而论道，久而久之，成了有“痔”者，印证了公共厕所里的广告：“有‘痔’不在年高”。

群主远在澳大利亚，天天坐在后院里，专注西方哲学，专注原版哲学，学有余暇，关注同学群，一有话题，或因势利导，或煽风点火。没有话题，策划话题，挑起事端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不惜挑动群众斗群众，灶头不能冷却，热闹就是人气，线上互联网对线下门面房的最大颠覆：不是人流，而是平台；不是平台，而是粉丝。同学群就是群主的粉丝群，人格魅力大于对错，大于是非，大于价值观。

街头巷尾，观棋不语的是高手；同学群里，观群不语的是高级干部，属于深海鱼油不冒泡；少说

多看，充其量敷衍几句“今天天气哈哈哈”的是中级干部，属于潜艇级别偶尔上来换换气；有话就说的往往是做教师的；胡说八道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的——因为无知所以无畏，往往看都未看，随手转发，结果争论到最后，才发觉是自己惹的祸，相当于瞎子劝酒：“依喝一半(沪语：喝与瞎谐音)，我喝一半，要么阿拉都喝（都瞎）。”最煞风景的：正当大家为了天下大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时，忽然一女上贴一个养身帖子，好比小屁孩躲在角落小便，全神贯注，忽然后背被人拍了一下，一颤，顿时小便失禁。

我的一位医生朋友，愤愤不平地骂了句粗话后说：“有病看医生，没病看微信！”微信上常常有养生之类帖子，都是些“不问出处”的帖子，你不知道谁写的。微信里只有转进来的钱可以全信，其他只能稍微相信，尤其讲养生的、讲发财的。

养生帖子多了，说明“群”众开始老了，到了 90 岁以上，男的女的不分了，好比微信群里对的错的不分了。

我们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开始在北极进行为期 10 天 9 夜的探险游。其中最后两天穿越 231 英里的丹麦海峡，南下直至位于北纬 65.7 度的冰岛北部城市阿库雷里 (Akureyri)。

出国前做探险攻略时，所有人自然而然地将重心放到北极，未曾留意过行程的最后一站：阿库雷里。

穿越丹麦海峡，我们经历了整整两天的颠簸摇晃，有些人付出了声嘶力竭呕吐的代价。10 月 9 日的日落时分，我们的船终于驶入冰岛阿库雷里，这宣告我们已由寒暄旷野的世界尽头，胜利地回归人间。

船方为我们举办了庆祝“北极凯旋”的晚宴，晚宴结束后，约 21:45，我们连夜上岸探访阿库雷里。

上岸前，我们仅知道这是北纬 65.7 度的城市，是冰岛第二大城市。我们凭着本能向市中心区域前行，仅仅约 5 分钟步行，我们就到了市中心 Hafnarstræti 步行街。因冰岛的商店一般 18:00 就关门，所以夜幕下的阿库雷里街上，空寂无人。借助路灯依稀可见步行街两旁，整齐排列了很多纪念品商店和一些酒吧，而且还有一两家商店还在营业。我们在夜幕下漫无目的地闲逛，花了十分钟时间就到了疑似阿库雷里中心广场。总体来看，阿库雷里小巧精致，城市规模基本与上海周边的老镇相当。民居建筑五颜六色，相当温馨。我们还在步行街的东北街角，发现一家还在营业、面积有 100 多平方米的书店，宽敞的店堂有

很多书桌供读者坐下阅读，店内还有三四个读者，店内外有免费的 WiFi。

我脱口感叹：书香冰岛也！难怪 2008 年金融危机，冰岛多家商业银行崩溃，国家也随后宣告破产。但间隔 4 年，冰岛就率先走出债务危机，世界称奇。

与书店一街之隔的山丘高坡上有一座大教堂，在夜里也非常抢眼。我们摸黑沿着石阶登上高坡，近距离观赏教堂。后来得知这就是阿库雷里地标建筑，其设计师与著名的雷克雅未克大教堂为同一人。

根据行程，我们将离船转乘大巴由北至南横贯冰岛，从阿库雷里到雷克雅未克。

早上 9:00 许上车出发，车刚行驶到与我们船位置间隔也就 50 多米左右，就见窗外树叶飘黄，色彩斑斓，一幅秋意盎然如画的景象；再随后大地疑似铺上流金草甸，抑或沟壑纵横而且山坡上层林尽染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哎呀，我后悔早晨为什么不抽点时间多走两步呢。

从北极南下，而且经过两天两夜的晕船颠簸，毫无准备地在秋季深夜盲闯阿库雷里，次日晨起就匆匆弃船上车。但主要是由于自己的懈怠（全团所有人与我一样），既未在天亮时登高俯瞰前有峡湾后有雪山的花园小城，也未能从容驻足享受北纬 65.7 度的树叶飘黄，层林尽染的如画景观，实在是一大遗憾。

阿库雷里，还能再见吗？

七夕会

盛宴后的一种志酬意满。因为，文字放逐了我，成就我一场乾坤孤旅的勇气；所以，我可以在阅读中死亡，又可以在阅读中获得新生。

我特别欣赏车以前那种“半文半白”的文字，那是古典向现代演变的转折时期，一个大师大家辈出的年代，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圭臬，足以反拨我们今日之浮躁与焦虑、平庸与粗俗。

“一个人的阅读”那是一个无法与俗人言的文化体验……两瓣茶蕊的沉浮，令人在慢生活的悠长韵味的阅读中感悟自然生命的真谛与“诗意地生活”的美感。

我说的阅读，就是一个纯粹的阅读，没有功利性；再有点读书笔记，那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捷径。因为有些文字，不是把意思写出来就美、有意境。比如一首诗，你换一个字，意思不变，但是意境迥然不同。再比如一句成语，你若把字换个先后，那原本的文化意象顿失而索然无味。像“屡战屡败”与“屡败屡战”就是完全两个意境。所以，这就是做笔记的原因，就是常人说“死记硬背”，那是一个积累的过程。一旦运用多了，便熟能生巧地被自己所灵活运用。

再者，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，是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我相信，读书可以让我们心静，在静中我们会生出智慧。至于说读诗可以长寿养生，那是娱乐文化了。因为，阅读有时是一种心理“折磨”。然而，我还是认同与欣赏这位学者所言，“我的时间主要用来读书和写作，老是参加社会活动的话，那个心就会变得浮躁，整个人就散了。”



故事中的女主人公，来自贵州一个叫“雷山”的县城，姑且称她“山”。男主人公是上海近郊本地人家后生，姑且称他“海”。过去有一首歌唱道：山连着山，海连着海……故事中的山和海却是联合了又分离了。

山到上海闯荡颇具传奇色彩。1996 年，正在贵州省政府接待处当服务员的她遇上了贵人。上海的一位领导率团访问贵州，山随团做服务，给上海客人留下好印象。那位领导问山的收入。山说：“每月 300 元。”

“我给你每月 600 元，还提供你食宿，跟我们到上海做服务员愿意吗？”那位领导征询山的意见。

山懵了，半晌没缓过神来。

“小姑娘，一时决定不了不要紧，想明白了可以找他。”领导指着身边的一位干部说道。那位干部掏出了名片给山。

山想明白了。在送上海客人去机场途中，她向那位干部提出一个要求，能否再带一个同事去，自己去上海太孤单，那位干部答应了。

就这样 19 岁的山离开了大山，一头扎进繁华都市。在上海做了两年服务员后，山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——辞职创业。她第一份营生是卖服装，在七宝镇的市场租了一个摊位。第二份营生是开饭店，在七宝老街开出一家黔菜小馆。她租住在镇边的七宝村，房东后来成了她的婆婆。

平心而论，山和海配对，海不及山。海的优势无非是上海人，有房产而已。论见识，论能力，山能甩出几条马路。山和海走到一起与她婆婆的“用功”分不开。婆婆中年守寡，养大一女一儿不易。女儿已嫁人，在村办企业当仓库保管员。眼前的山，除了不是上海人，哪样都比上海人强。姑娘相貌出众，二十几岁就当上小老板。房东瞄准房客，把山哄得心里暖暖的。看着有点猥琐的海，山没了主张，便去讨闺蜜的主意。

闺蜜一听：“哇塞，这等美事怎么没摊上我呀，山啊，你搞搞清楚，他家这些私房，一动迁，少说要分三套房子，弄不好还有四套可能，自己住一套，其他出租，你等着享福吧，人家没嫌你是外地人是你上辈子烧高香喽！”

闺蜜的坚挺，山不再犹豫，果断地成了海家的媳妇。后面的情况如闺蜜预测，村宅改造，海家分得四套房。婆婆和儿子媳妇住一个大套，剩余二小二三套房简装后出租。山也不简单，把开饭店挣下的钱在镇上先后买下两套二手房。她还为海家诞下一个漂亮健壮的大胖儿子。那小子过得让人眼馋。

上帝有时会捉弄人。儿子十四岁那年，山和海

姚志康

郭沫若辣讽苛捐杂税

钟芳

旧中国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杨森主政四川时，敛财手段五花八门，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，按挑收钱。那时，少年郭沫若在乐山城里读书，有一天，他看见一些人挑粪出城，守门的役吏敲诈勒索，挑一担粪要缴一个铜板的“卫生税”。郭沫若十分气愤，当即挥笔作联一副：“自古未闻屎上税；如今只剩屁无捐。”对此进行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。围观的行人读了无不拍手叫好。

宠物墓园须叫停

尹卫国

那些宠物墓园大都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建设，显然都是非法的，因为民政部门不可能给其发放土地使用许可，工商管理部门也决不会发放经营许可证，因此必须坚决叫停。养宠物已成为城市普遍现象，但管宠物的法律则明显滞后，目前一些城市虽然出台宠物饲养管理的行政规定，但都是管活活的，至于宠物死亡后如何处理缺乏具体规定。可见亟需制订或完善宠物饲养管理的法规制度，既要管活的，也要管死的，对宠物“后事”遗体处理等作出规范。

据了解，宠物墓穴售价少则数万元，多则几十万元，仅豪华装修就超万元。宠物墓园不仅侵占大量山林土地，而且污染环境，绝大多数死亡宠物未经火化直接葬入地下。众所周知，大城市的土地资源匮乏，目前许多城市公墓用地普遍吃紧，捉襟见肘，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为减少公墓占地，政府积极鼓励和奖励节地生态葬，如北京规定逝者海葬每份骨灰补贴四千元。而如今，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尚未缓解，又出现了死狗死猫与活人争地的荒谬。数据显示，去年全国在册登记宠物（主要是猫与狗）数量超过一亿只，专家说每年宠物死亡率在百分之十左右，就是说有一千万只宠物老死或病死，如果都采取土葬，那将侵占多少土地，这是城市所无法承受的。



郑辛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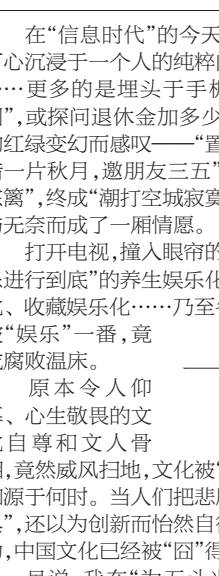
泡沫三步曲：可口——可
乐——可怕。

分道扬镳。婚变原因是多年龃龉的积累所致。山喜欢结交，时常有应酬，时常有朋友上门，特别是老家亲朋好友来沪找工作、看病找医院之类的麻烦事找她。山总是热情款待，有时还留宿，这就引起婆婆的不满，也渐渐引起丈夫的反感。海还经常吃“无名醋”，老怀疑山在外面有“花头”。海在山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。山生性倔强，不肯委曲求全。海不敢悖逆母意，总想给山做“规矩”。于是乎，钉头碰铁头——火星四溅。吵乏了，不吵了，两

人分床，进入冷战。渐渐地，热情被时间耗去，最终走进了民政局办离婚的那间登记室。

考虑儿子在上海成长的优越性，山放弃了抚养权，让婆婆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山不愿再在上海呆下去，她将饭店盘给了一个贵州老乡，手上两套房子委托中介长期出租，她回到了生她养她的雷山，在西江苗寨的老街上开了一家米粉店。

生意清淡的时候，她嗑着瓜子，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游客时常恍惚，总以为还在七宝老街。



在“信息时代”的今天，谁还会静下心来沉浸于一个人的纯粹阅读与写作……更多的是埋头于手机的“朋友圈”，或探问退休金加多少，或为股市的红绿变幻而感叹——“置三分闲地，借一片秋月，邀朋友三五”一起“采菊东篱”，终成“潮打空城寂寞回”的孤独与无奈而成了一厢情愿。

文字，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创新之举，它是如此写意，写意得只剩下那些点画，却正是这些点画上溯远古、下接千载；以至于让时间成了一个过客，让空间成了虚设。阅读中，犀利的语言令人拍案叫绝，慧人的心智令人醍醐灌顶，诙谐与幽默令人忍俊不禁……那是赴思想与文化的饕餮

雅玩